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祐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非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耻伏見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賜甄擢詔召安石赴闕俟試畢特取旨安石辭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為群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

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郡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畧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急在於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

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澤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彊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爲迂闊

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賢院安石猶累辭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判度支勾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勑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勑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經還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

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百司之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奏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

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治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為不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備從官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

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其同儕借觀之因就乞之鶉主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暱遂携去鶉主追及之踢其脅下立死開封府按其人罪當償死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强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詔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皆詣殿門謝安石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釋不問但從安石他官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閏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

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
或以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
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
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
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
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
群牧備見其臨事迂濶且護短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
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 癸卯
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
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龍圖閣直學士韓
維言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

信然者臣竊以爲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爲利動其於出處大節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爲也又其精神可以爲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豈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爲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祚慨然想見賢哲以圖天下之治孰不願効其忠仲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臣竊恐議者以爲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

必於此理槩然不惑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口則天下幸甚

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

九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寧上將復召用之嘗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濶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

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為法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畧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寇盜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

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之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寔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寇敵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

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叙朝廷之位而無官私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卹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勑訓練又不為

之擇將而久其彊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靡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復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

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
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旣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自喻
上曰雖然試爲朕言之於是爲上畧陳設施之方上大喜
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爲
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爲事則諸如此
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寔未敢條奏上曰卿
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
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
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先是樞密副使韓絳邵亢獻安國所
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詔安國翰林學士王安石之弟久聞
其行義學術爲士人推尚近閱序言文辭優贍理道該明

可令舍人院召試試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
邇英講讀罷上獨留王安石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
至晡後乃出　癸亥邇英講讀罷上又獨留王安石賜坐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尚書先是王安
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當法
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
改他經故有是詔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
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誠不世出之
人也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咎夔稷卨陛下
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
何足道哉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下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効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

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耻之俗壞則中人以下變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參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

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小小遷除陛下尚未以爲信雖廣詢博訪亦宜謹密今明白如此使中書政事決可否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即施行某事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

重於勑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勑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耳安石强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呂誨劾王安石 見本事　王安石信呂惠卿 見本事　王安石毀蘇軾 見本事　推陳升之為相 見三司條例司　三年二月韓

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稱疾不出詳見論青苗法

上欲置司馬光西府安石謂為異論之人立赤幟詳見論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卹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是不卹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理義則人言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

不足恤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勑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爲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吏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寛與安石謀議至

上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爲禮部侍郎平章事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宋明之爲崇文院校書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謂王安石曰人不能無過失卿見朕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謝曰當盡死力不敢存形迹上慮難濟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聖德日躋風俗會丕變何憂難濟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對留身請去上固留之曰風俗久壞不可猝正事方有緒卿如何却要去且體念朕意不須卹流俗紛紛安石曰臣材薄恐誤陛下屬意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爲

政數年而風俗不改紀綱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亂方人情急迫為之解悉釋難所以易今頽壞之俗已久方收斂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不變自當改如富弼事向時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漸變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為陛下誠能洞見群臣情偽操利害以御之則人孰敢為難但朝廷之人莫敢為邪即風俗立變何憂紀綱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謂韓琦為社稷臣尤惡綱紀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

所爲考其前日用心則忍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
珪曰修若去位衆必藉以爲説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衆説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
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
用上以爲然楊繪言今藩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
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
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
不思其故耶又言兩制多闕負堂陛相承不可少衆皆以
繪言爲然王安石曰誠如此然要須基能承礎礎能承梁
梁能承棟乃承堂以糞壤爲基爛石爲礎朽木爲柱與梁
則室壞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韶爲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雱從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議治平四年雱舉進士授旌德尉未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已因不復辭　十月壬申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自西京國子監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對謂安國曰卿學問通古今漢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傾之際諸將武夫皆帖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初召對人以為必得經筵由是别無恩命久

之乃得館職安國爲國子監教授頤溺於聲色時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又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邱隴豈得不預我耶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於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著字引童謠證安石且爲變仍乞宣問西南京留臺張方平司馬光并都知押班御藥看詳所奏及稟太皇

太后上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諭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壬寅上批送中書畫旨施行事止用申狀或檢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體不便可檢會熙寧三年條約遵守先是三年有詔須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狀施行王安石曰近緣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狀施行且用申狀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於事體未有所傷理分不爲專輒但要事務早集而已非過也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寇敵止爲不明於帝王大畧非謂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賞罰當功罪而已若賞罰或以親近之故與疎者所施不同則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備位以來每自省念惟斷

法官罪與在外官失出入人罪不同蓋以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覺乞宣諭令臣得以思慮上曰法官即當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見聞何事上曰朝廷固無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決事乃獨遣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說緣昉開漳河後來又在京師提舉淤田當以此故不勘熊程昉要作第五埽堤破外監丞不肯所以致河決昉恐不當勘上曰如此亦合聲說安石曰若不當勘又何須聲說縱次聲說亦有何利害未得為阿私傷政體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畧似當更討論今在位

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國事之極爲恭順未嘗得稱國主今秉常又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大畧故也臣蒙陛下加奬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爲陛下自竭即實未敢緣臣每事度可而後言然尚或未見省察臣若自竭陛下豈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餘人未見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爲誕謾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者如臣者又病疾屢與馮京王珪言雖荷聖恩然疾病衰憊耗心力於簿書期會之故已覺

不逺但目前未敢告勞然終恐不能上副陛下責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録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詁文字容臣綴緝進御　二月甲寅上謂安石曰舉官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安石曰舉官法制今已畧備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舉監場務官增剩則舉者當預其賞虧欠則當預其罰上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曰中書於諸司非不考察須自陛下唱率若陛下於忠邪情偽勤怠之際每示優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緣臣道不可過君過則於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爲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逺罪者主道也今於羣臣邪正情偽勤怠未能明示好

惡使知所勸懼而每事專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當更講論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群臣恐不濟事　五月辛卯上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　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

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它天生聰明所以乂民相與盡其道以乂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説心稍開悟卿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陳瓘論曰熙寧之初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逐以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懟怨望當此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託聖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已師之惠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戩之言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

就安石親閱此訓書於日錄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為聖主之師乎況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有崇奬不識去就之人而請聖主以師之哉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與呂惠卿常秩俱為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嬌僞臣故繫之於寓言

六月先是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往往施行然天資刻薄中外側目又嘗言助役法以為不可王安石尤惡之初紫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唯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閤門吏不當

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為不遵新制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具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輒妄加他人以罪而評訴上前自謂所論列非不當安石執奏閤門官吏無罪上曰若新儀制果不明亦非獨評罪安石曰中書但言新儀制不明固未嘗專罪李評評所定儀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門官吏此則評之罪也上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評也安石遂留身乞東南一郡上即不許至丁卯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辯其上壽新儀不可用謂閤門吏不當劾而閤門吏因言評所脩新儀卒不可用遇不可輒擅改於是中書取新儀看詳其間如政元會殿前等三帥起居皆非是及三帥論其不可評又擅令用舊儀

而不奏至中書責問仍迫取吏人狀云使副已令中舉然至今不曾中舉吏又云寔未嘗未使副指揮又沈衡判刑部詳已令告謝及杜紘判刑部詳乃止之中書詰其故紘詆云儀制在中書無所檢用方欲中稟然中書先所取儀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詳誕謾大抵類此上曰第恐詳有說安石曰陛下若偏聽則詳必有說若推鞫即明見欺罔之狀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門失點檢二事尋召問詳口更無他辭並各引罪欵加推鞫不過如此其狀諂張誠一止是偶失點檢罪可矜恕皆由詳故至此滋蔓若不罷去事必愈多煩費推求何日窮已可令詳更不管勾閤門事餘悉放　已巳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

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從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為李評事安石曰臣所懷具如奏狀所陳非有它也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為呂誨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兩月初未嘗有所施為呂誨乃便以方盧杞此不待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誣之人或過於呂誨即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上曰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韓琦

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
言亦非特陛下聰明然後可辯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禮
上曰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於衆人見朕與卿相知
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
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于
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
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
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
私義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
具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甲戌王
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寔病

若更罷勉半歲不可彊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司勑并諸司庫務歲計及條例删定官郭逢原上書曰臣竊覩自周文武以逮盛德有爲之主罔無如陛下而懐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顧遇師臣之禮未有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師之禮有隆而無替君臣之分有時而不行陛下固以師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趨朝僕僕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牘一切與百僚胥吏無別遇師臣之禮未極優異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古聖人未嘗無師孟子稱

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齒則堯長以爵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于堯者而堯尚尊禮之如此今區區之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於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太關特設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府是矣臣愚以爲當廢去樞府并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師台文武于一道歸將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專于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益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脫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

且曉事可試用也　閏七月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爲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採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遍河朔而郡吏拘文封還奏牘欲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卹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據瀛州安撫司奏本司近據轄下諸州縣申到飛蝗蝻蟲遂具奏並準進奏院遞回稱近制安撫司不得奏災傷必是緣此條約之故可速除去仍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安撫轉運司并轄下州縣府軍監縣令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盡時聞奏以稱朝廷寅威天戒遇災恐

懼之意王安石曰條貫已令本州提點刑獄轉運司申奏安撫司自不須奏上曰安撫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轉運司奏已是兩處奏亦足矣更令提點刑獄司奏誠太多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獘精神翻故紙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陳瓘論曰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就誤奏邸壅天下之情啟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臺諫之所當言也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開

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
費紙筆近舖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
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
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漢宣帝時
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
之患神考曰漢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
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聴課改法以正紀綱御
天下之畧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爲勞弊精神虛費日
力甚哉言之悖也舊紀書詔諸路被災或有蝗者亟
以聞新紀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資聰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

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載籍以來亦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偽或不及常人多為人所蔽故比陛下昨為臣言林廣拜官追思先帝對使人涕泣陛下即稱其忠既不親見廣但使人論奏耳虛實固未可知若諂附使人即從容游說必得簡在聖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監及無辜不知陛下於欺罔尚不忍有所詰問而望所使人不敢臣竊以為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寧五年八月辛丑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内銓唐坰為潮州别駕坰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為諫官數論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坰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坰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姦令章惇熒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祖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凶年

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監司壓塞州縣
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爲情願
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自
文彥博以下皆謾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猶懼不可望
日執政進呈安石曰坰素狂不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
監廣州軍資庫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
定等故變易情狀其意有所附會而然也上曰勘見有情
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見但事理分明上曰當得何罪
口口僉曰杖一百該去官上曰與衝替情理輕安石曰詐
欺如此似不宜作輕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爲天下須
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亂陛下於小人每事寬假于君子不

能無疑君子小人誠難知然忠信即君子誕謾即小人誕謾明白方更究假不肯致法未嘗見其誕謾乃更懷疑所以小人亦肯革面君子難爲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細窮究若見其誕謾便須致法若未見其誕謾即須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知姚原故事陛下已是不能窮究作奸之本末又務寬假此極爲好惡不分明　丁亥上謂安石曰文彥博稱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賣果實致華州山崩安石曰華山崩不知天意爲何若有意必爲小人發不爲君子漢元時日食史高恭顯之徒即歸咎蕭望之等望之等即歸咎於恭顯之徒臣謂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爲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當怨望

之等恭顯之徒上因歎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時也非特武王時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時皆如此望之與恭顯等更相譖愬乃元帝時趙憬裴延齡之徒傾害陸贄乃唐德宗時揚嗣復陳夷行之徒交相非毀忿爭乃唐文宗時陛下能為堯舜禹湯文武所為即群臣自當同心同德若與漢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須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詔開封府判官梁彥明推官陳忱各罰銅十斤　三月十四日宣德門親從官王宣等與宰臣王安石家人從喧競指使李師錫極傳語開封府官行遣而彥明忱不察虛實親從官阮睿

本不與喧競亦決杖御史蔡確彈奏開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貶故罰及之先是安石從駕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撾傷安石馬安石大怒請送衛士於開封府又請罷勾當御藥院内侍一人上皆從之安石猶不平確奏疏曰宿衛之士拱衛人主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衛士所應呵也而開封府觀望宰相反用不應為之法杖衛士者十人自是而後衛士孰敢守其職者上善確言然宰相乘馬入宣德門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語云親從官撾擊坐車及姪旁臣至宣德門依常例於門内下馬又為守門者撾馬及從人臣疑親從官習見從來事體於執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此當有陰使之

者臣初所以不敢辯者疑有條制從來承例違越及退檢
會乃無條制問皇城司吏亦稱無條制及問體例却㩀勾
當皇城司繳到巡檢指揮使畢潛等稱從來合於宣德門
外下馬臣初執政即未嘗于宣德門外下馬且宣德門内
下馬非自臣始臣隨曾公亮從駕亦如此上曰朕爲親王
時位在宰相下亦於門内下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
此所以不能無疑欲具劄子乞勘會依條例施行上許之
安石又曰檢到嘉祐年後行首司日記並於門裏下馬然
問馮京則忘之記得亦有在門外下馬既而文彥博遂揚
言云我從來只於門外下馬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切
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曰

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處且卿豈以宣
德門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辯宣德門事正恐小人更以臣
為驕僭事既明白又復何言上曰令子細推究竟無人使
安石曰臣初豈能無疑既已推究復何所疑上曰卿如此
必是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
聖德日躋非臣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
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為相事事賴卿
以濟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為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
豈可謂無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曰卿頻求出於四方
觀聽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終始者曉譬安石安石曰臣前
所以求罷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直以病

故非有他且古今事異久任事積怨怒衆一旦有貫敗亦
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曠敗上再三曉譬
安石乃乞告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
馮京王珪諭旨於是安石復入視事留身上謂安石曰卿
今如何安石曰猶病昏煩憒役來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
擢臣恐必難久任憂責上曰雱説卿意似不專爲病朕亦
爲雱説必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爾安石
曰陛下至仁聖臣豈有它但後世風俗皆以勢利事君臣
久冒權位不知避賢即無以異勢利之人況又病必恐有
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罷也

陳瓘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人皆小人也

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辯者至於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為則是託聖訓以薄君父也可不辯乎

三月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 註詳見減兵議

七月龍猛軍級經章惇所乞於懿洽効用上怪禁軍不由軍帥擅經惇於朕王安石曰軍士乞効用雖不由軍帥恐無條曰禁止上以為軍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後有何害上曰經章惇乞効用猶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別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經有所征討官司乞効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吳充曰軍當聽於一令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經

安石曰今乞効用不知何害軍聽于一若令彼經殿前司投狀即殿前司必不許不許則壯士何所求奮蔡挺曰若别有結連奈何安石曰結連即自有重法陳升之曰臣見韓絳宣撫時兵級亦經絳求効用上乃令勘會進呈既而上終以爲害事安石曰士卒固欲其願戰請効死反以爲罪何以奮其志氣上曰禁軍令如此不便若如臨淄王事其漸豈可長安石曰經朝廷所差官司與臨淄王事豈類上曰如保甲别司募去司農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經章惇者上曰司農奏非經章惇安石曰亦有經章惇者陳升之又言有經韓絳乞効用者上曰郝質言經絳者甚是合往本路軍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終欲治其罪安石

固以爲無罪上令放罪取戒勵　八月高陽關路走馬承受任充基言市易司指揮馮崇與北人買賣不依資次非便上曰崇不信無行可令亟還彼自有官司交易悉循存規王安石曰崇一白开人耳安足責陛下左右前後所親信孰爲忠信孰爲有行竊恐有未察者上曰審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難然不忠信之人跡狀著顯者未嘗不行法其未顯者吾取其潔不保其往也如昨知瀘州李曼可謂有過矣而黨庇者甚至范百祿受命體量獨排群議而奏其寔此可褒進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祿不當得館職者不可不察也　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守條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堯舜所以治人但辯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

誕謾自不須多立法禁上曰要審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盡善也　癸丑輔臣奏事已上顧安石曰聞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瘍下漏徧用京師醫不效近呼泰州瘍醫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學過人昨夕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制官皆須度可以省費與治乃創置如將作監即但用諸置局處食錢已足養創置官而所省諸費不可勝數如帳司即一歲磨勘出隱陷官物亦少數倍其他置官類此豈得爲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則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

小人所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杕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則亦豈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于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為患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𠊓布因言市易事（詳見市易務）乙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淺昧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為虐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

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

維本傳云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然實錄不載是日雨乃恐本傳或有潤飾今不取本傳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按此詔未下維已同孫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權住方田保

甲等見四月二日亦嘗就此并書會要三月六日有詔求直言而寔錄無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詔一月不應兩詔會要誤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　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了畢止是攢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雨　先是監安上

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窮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購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寇敵輕肆侮君慢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伏願陛下開倉廩以賑貧乏諸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

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會千載一時欲何所為臺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以陛下仁聖當御撫養為心甚於前古而群臣所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駕馭之未審爾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見怒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上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以告陛下誠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於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拆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糶米遑遑不給為圖而獻臣

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不必多見已可咨嗟涕泣使人傷心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進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俠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輔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

司馬光記聞云俠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怨望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乃畫圖并進按俠此疏乃無之當考俠六月九日責明

年正月七日又責林槩言行錄載俠以三月二十六日
上疏神宗多所聽用蓋因俠上蘇軾等啟然考他事或
失先後如責躬詔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爲四月一日
蓋誤也今但取其合者
己卯王安石懇求去位引呂惠卿執政　乙酉端明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上疏
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
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
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
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

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靈之福乎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户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内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爲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此據滕甫墓誌附見當考鄭俠言行録云時詔求直言欲應詔者甚衆聞俠被劾皆沮縮唯司馬光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憸佞之黨日於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仍乞治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載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見言行録或可據今且附此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緞中書門下班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召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吕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爲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顔

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
悅屢求去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
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
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
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朕深體卿意更不欲再
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
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
從此浩然長往矣又賜手書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者有
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
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
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　己丑詔曰朕嘉先

王之法澤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可謂盛矣故夙興夜寐八年于茲度時之宜造爲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參考羣策而斷自朕志已行之効固亦可見而其間當職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見妄爲損益或以苛刻爲名或以因循爲得使吾元元之民未盡蒙澤雖朕終不以吏違法故輒爲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按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無或狃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無赦先是呂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下脫漏紹興本因之當求別本考定恐尚

有他語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詔申明之朱史云呂惠卿慮中外以下三十餘字卻先書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詔申明之簽云係黃庭堅手筆並無底本照據并起居注時政記元不如此故刪去時政記起居注亦何嘗能説事意朱史私為惠卿諱爾今復存之

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雱以疾不能朝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呂惠卿同提舉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説書季長仍改太子中

先是上每以外事問王安石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問所從來安石曰陛下與它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安石猶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安石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安石不肯對上曰朕無隱卿卿乃隱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呂惠卿欲引安石親暱置之左右薦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惠卿以李長對上即召李長與呂惠卿弟升卿同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自李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李長辭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

交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爲必謂以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此據司馬光記聞升卿無學術不能對上所問不知詩序何以卻用呂升卿所解當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 詳見鄭俠貶黜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爲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忌安石
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
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翌日上遣勾
當御藥院劉有方賚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
闕　三月戊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等且可以有為
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
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
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
職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粗有所効以
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粗有所
効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切存

形迹最害事　又言呂嘉問降黜事詳見市易務　四月甲子上與安石論河北事安石以為募兵不如民兵糴米不如興農事先是安石在江寧嘗言兵少乞募兵於是上舉以問安石曰今廂軍誠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當減募兵上曰禁軍無賴乃投募非農民比盡收無賴而厚養之又重祿尊爵養其渠帥乃所以弭亂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嘗論黥兵未可盡廢但要民兵相制專恃黥兵則唐末五代之禍可見且黥兵多則養不給少則用不足此所以須民兵也上言宋守約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約死軍制已稍寬弛上曰只為賈逵寬弛安石曰為逵者逸樂為守約者憂危謂如守約宜褒勸如逵者宜嘗責

安石又言蕃兵當什五之設階級部分乃可用今一出歲一路至費二十八萬賑貸而其丁壯老弱有馬無馬皆不敢闕寔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爲須豐熟乃可閲寔臣以爲賑貸時正好閲寔兵充以爲坐論則易行則難上曰此何難但邊帥不爲耳　安石又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廪爲之一空非計也此乃馮京故爲此與蘇寀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轉運司修城塹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費出上以爲然　閏四月乙未上又論王猛曰苻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苻堅也上曰猛可謂忠

矣安石曰如此爲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肯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宜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成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後不同

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溥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張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至其事遂寢　五月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司坐去衙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

獨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並小事何必爾爭曰小事尚弗能爭況大事乎翌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衆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則天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亦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于國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乃可責上曰如文彥博等才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文彥博等雖未可厚責亦不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貴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衆人合轉數官即纔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

置獄豈得謂是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恃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欵息而已昉乃爲臣言不須爲昉深辯但令昉得罪追一兩官或被停廢恭誅議自然息如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昉但得爲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饑寒相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此乃非恃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明則事功何由與起　丁丑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者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劄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八月庚戌韓絳罷知許州仍詔出

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十七反醫官脉狀皆使馹行親事賫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

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謂執政曰以來耕養生以防志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諸侯䝉稽匪懈如何新畬群臣戒天子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兗誥戒兵以涉禹之跡則生民所務誠如陛下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術則不能役群衆孰與成此功者上又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静交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静交相養賦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憾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名譽結游談之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為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識

見無以勝俗故也無以勝俗則反畏俗俗共稱一事爲是而已無以揆知其爲非則自然須從衆若有以揆知其爲非則衆不能奪其所見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於乾卦言之上又論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釋氏所談妙道也則禪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然尚有法可以詮之則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該極道術文章然未嘗以文辭奬人誠知華辭無補于治故也風俗雖未丕變然事於華辭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風俗不爲小補上因言讀經者須知所以緯之則有用不然則不免爲腐儒也

呂惠卿出知陳州 見呂惠卿奸邪

王安禮知潤州求惠卿過失 見呂惠卿奸邪

六月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安石盡棄舊學而隆尚縱横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愬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詳見呂惠卿奸邪

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事上曰恐四方鬧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向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安石爭不能得退遂移疾

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于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許見陜西錢鼓　丙午詔以王雱病特給王安石假令在家撫視　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贈諫議大夫手詔即其家上雱所撰論語孟子義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冨弼言竊聞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條目甚多陛下近亦深見為害但虛心隱忍未即更張此誠大得為君之道從容優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謂

爲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尚容舒緩哉度
今時勢正如解倒懸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
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
非所能及而不意爲人所誤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寔
非陛下之失惟是衆口共責爲誅者恨不食其肉焉自更
願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職事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猾者疏
之純良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猾者本無一定之志不恥不
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必無忠蓋慤實安肯乃心于國
家也純良方正者才辯誠有不及狡猾之人然其心不二
持守堅篤中立不倚旁無朋比用之則直道而進舍之則
奉身而退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忠亮一節至死不移不肯

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終無妄誤必能為國家立
事者亦不為害也天子無職事惟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
之此其職也竊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欲陛下畧知外
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後悔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
安石候王雱終七供職　己卯復放歸田里人王安國為
大理寺丞江寧府監當命下而安國病死矣　十月戊子
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
事為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陳瓘尊堯錄言口上皇帝封事其三十問曰臣又望陛
下特垂聖問問洵仁等曰日錄有云余為上言與陛下
開陳事退而聚錄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寫以進

此安石初作參政時奏於神考之語也又云十年然後去位後九年而薨于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者何哉臣聞呂惠卿訟中丞鄧綰進日錄三策神考察惠卿日錄果非臨時撰造之文發于聖批鄧綰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嗚呼他時繕寫之語不謂之欺誕可乎下武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事欺誕以為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事彊可不辯乎

壬辰詔横海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衆人所傳議論多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

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𢧐綰近舉御
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綵亨甫
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審如所聞卽綰豈可令
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初綰
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之黨相傾綰皆極
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爲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留之
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上怒欲絀綰安石亦懼乃奏斥之亨
甫行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
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
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

安石所爲故有是命

呂本中雜説王安石既去嘉問因對上問曾得安石書聞陛下不許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計上曰是則是爲呂惠卿所賣有何面目復見耶

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兼聞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馮京爲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爲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

平與國寺充常住為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　元豐三年九月乙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
五年十月壬寅朔王安石言江東轉運判官何琬奏江寧府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遜侵盜錢物事已經年呂嘉問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遜翻異故加以論訴不干已罪如琬所言則是嘉問為臣遜獄事有奸臣與嘉問親厚交利而已竊恐陛下哀憐舊臣不忍暴其汚行故不別推究如此則臣與嘉問常負疑謗不能絕琬等交結誣罔望特指揮以江寧府奏劾俞遜事下別路差官重鞫詔送樞密院下兩浙轉運司鞫之　七年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月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寔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蓋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書左丞王安石為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初侍御史張汝賢言安禮乞子枋勾當九龍廟引用都省批狀外起例上以有條許用例奏劾汝賢章格不下汝賢又奏安禮素行貪穢所至狼藉上謂安禮曰汝賢辯奏卿子姪差遣用例奏劾在法所許汝賢固有罪其言卿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群官安禮猶辯訴因奏姪以安石疾病嘗乞知江

寧府願申前請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於今此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謂如何更不煩答以筆劄扆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　詔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

新錄王安石傳辯誣曰王安石學術政事敗壞天下至于今日而舊錄所傳多取安石私史之語以文之安石

居金陵閱佛書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經而在佛書古之學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為相之後顛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寶錄事寔修政而不敢以私言增損之陳瓘尊堯序畧曰昔元祐史張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衆皆謂罪在惠卿或以安石為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閞向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汚忠賢凡慍懟曾布之言與恕詈惠卿之詔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述其私書將以濟其私欲布等在其術內卞等計無不行良由議暗之

初不稽其獘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誣國之
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
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腑
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
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
言曰安石盡棄舊學而隆尚縱橫之才欲以此爲奇術
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
君凡此數奸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
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
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爲不可用
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

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
君臣妨嫉豈可爲安石𢇁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
肝之隱臣竊謂元祐臣寮於吕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
惠卿之言則毁之太過此二臣者趨向雖二至于論王
安石之罪獻忠于神宗則其言一也豈可尚譽吕誨而
偏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元祐之偏
可不鑒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